

世界著名小說選第一集

世界著名小说选第一集

本書底閒話

——頌——

直截的下句斷語，這部小小的小說還上的確有此般的價值。第一篇保羅與維基利亞是法國文壇中的名葩，到現在還被人傳誦，百讀不厭；這篇的作者聖伯利氏屬於浪漫的一派，當時名震全球的拿破崙看了這篇以後，欽佩的很，所以有一次，他偶然遇着聖伯利就這樣對他說：「你何時能再給我們保羅們與維基利亞們以及那些草廬的生活呢？在每六個月中你至少該給我們些這樣的趣史。」論到聖伯利自己，也曾有過一段很憂傷的情史，他曾愛上一位美而且慧的波蘭國公主，

，其實還是公主先愛上了他，因為他着實生得俊秀，但惜乎格於帝王之家，那公主終於未曾嫁與他。他自嘆道：『做人祇有一天而已，其餘的日子都是在度死着的生活。』

三篇莎氏故事也都是不朽之作，這些雖然經過蘭白娜兄妹的改竄和縮小，但其大體，卻不離莎士比亞的原來劇本。這些故事林琴南先生曾譯過一次，但並不十分透徹，我們的或許比較暢達些。

哲學家麥門，祖父生辰的禮物，病妻，和聖母與聖姑也都是德法等著名小說家的作品，是我們近來的譯作。

末後的一篇，莎士比亞的人格卻是很有眼光的作品，附在卷末作『添頭兒。』至於譯文，概由我負責，有什麼譯錯和校錯之處，罪

名都可加在我一人的頂上；但如有甚麼獎詞，則我不敢獨自享受，還有位米星如先生，他曾幫過我的大忙。本書扉畫是豐子愷先生替我畫的，封面以及保羅與維基利亞圖均係秦立凡先生的作品，統統在此說一聲『對不起，承你們的盛情。』

這是第一集，那第二及第三第四集以至於無窮的出版問題，還請讀者們大家拿出些同情來幫忙。

一九二八年，上海

世界著名小說選第一集

保羅與維基利亞(法)

PAUL AND VIRGINIA

原著者法國 Bernadin De St. Pierre

遠遠地望去，在靠近路易士 (Louis) 海口那邊，有一片遼闊的荒地。在那荒原中，矗立着兩椽已經毀場的草屋，四週不再看見任何的點綴物，以致那屋成了孤涼獨立的建築。那屋的位置，是距離山麓不遠，在那裏堆着許多嶙峋的石頭；從那些亂石中分出一條山徑，向山的左方開展了去，其旁都是巉峻的巖石罷了。在左面是一座很險峻的

山巒，若使登山遠望，便可極目海天深處，看那從水平線上由遠而來逐漸明現的風帆。這山便喚做可尋見的高原。山下是臨着路旁的小村，從那村右的一條小徑，穿入山側的森林，可以直達那村中唯一的小禮拜堂；繞禮拜堂的四週，多是蘆荳蒼翠的芭蕉園，芭蕉園的那面，是緊銜着一片茂盛的樹林。樹林的盡頭便是海灣，在海灣的右邊，是被喚做不幸的港口，港口之外，就是汪洋浩淼的大海了。極目海面，波濤萬頃，間有兩三小島，出現在水的面，真似幾個微小的黑點，那也可算是大海中僅有的點綴了。

我們若是走到那山坳裏去，有時偶然喊了一聲，那四面的山谷總有一種宏大的回音，是爲那喊聲的回響。們使那時是颺了風的，則這

種聲音更覺宏大，因為挾着海浪澎湃的風聲，便有一種山鳴谷應的景象。

在山中和近海的去處；雖使變幻萬千，喧騰得厲害，但在山外的荒原，卻終日是冷靜無聲的。在那兩所破屋的地方，因為景象的荒蕪，更顯出悲壯而淒厲的色調。在那裏也有些樹木，當天雨初晴的時候，空際常現出五色的虹霓。屋旁也有一道溪流，可是溪水是靜止不活動的。所以這個地方，水和樹林都已靜止，天色更覺深沉而神祕，真如完全死去的一般，和外面的景象大不相同了。那地方因為四面被山巒遮蔽着，太陽的光線也不大見；雖使山外時起狂風，海面掀騰出狀，這裏也不受絲毫的影響。在這裏可以從山巔上看見西沉的夕陽，那

返照的金紫色的光，也可從空中射進來，而照耀成一片可憐的顏色。

在這樣一個太單調寂靜的地方，若使人寂然的坐着，便不禁要引起無端的遐想。我因為性情所近，很喜歡到那裏去，並且那樣自然的風景，也很夠我的賞玩哩。那一天，我便是坐在荒原中破屋的旁邊，默察那兩所老屋，真是破壞得不堪了！在那樣敝壞的建築上，自不能不引起我對於牠已往的歷史的推想；我悠然神往，徘徊不忍遽去，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緣故。那時，忽然有一個完全烏民裝束的老人，漸漸的走近，他赤着雙腳，手持一根木杖，頭髮已經雪白了。我看他端莊的面色，卻頗覺感受一種興趣，便起來向他招呼了一下。他打量了我一番，他見我的容貌不像一般輕薄的遊客，也便回答了我的禮貌，

並且就在我身旁坐下。

於是，我們兩人的談鋒就開始了。

「請問，這裏的破屋從前是屬於誰氏的呢？」

「我的少年，這裏破舊了的老屋，荒蕪了的田畝，現在都是荒廢了，豈知在距今二十年前，這裏的景象卻完全和現在不同哩！」老人不覺動了感情，喟嘆了半晌：「這兩所破屋，從前是屬於兩個主人，她們住在這樣幽靜的所在，得着十分快樂的生活。不過那些終日忙碌着的歐洲人士，他們匆遽的跑到這裏來，所爲的不過是要賺幾個錢，又有誰肯來同這屋的往事呢？他們見了這樣藍樓不堪的老屋，必定以爲沮喪了他們的遊興，而索然尋他們的歸路了。便使他們中間也有些

有心人，要做那探幽訪勝的逸事，但這裏既不是歷史的勝地，又怎肯無故的耽擱了自己的功夫而細加探索呢？」

我本來已因這破屋而發生了無限的感想，現在聽了他的話，更不覺暗暗的驚奇。便向他說：『我很希望你能有這閑空的時間，請把關於這破屋的往事告訴我；更希望你不要把我看做一般泛常的遊客，而不屑教我。我想或者可以從這一篇往事裏找得人生的道路，務必請你說給我聽！』老人聽了，用他枯乾了的手支着頤，微側了他的皓首，作一種深沉的遐思，使在這樣的狀態中爲我述說了後面的一篇故事：

從前有一個腦門地方的青年，他的名字喚做納吐爾(La Tour)，他想到法國軍隊裏去找一個位置，又想從自己的鄉十裏，謀求自己的

生活，但在他把一切的方法通統試行了以後，因為終歸失敗的緣故，使他不得不在一七二六年很狼狽的走到這可憐的荒島中來。他到這裏來的時候，是和他所心愛的青年夫人同來的。他們兩人，彼此都是十分的相愛着，以致不能相離，而終因此獲得他們最後的不幸。她的家產是很雄厚的，並且她也是一個極有身世的女子，他和她是同鄉的人，但他們因為門第懸殊而又十分相愛的緣故，就私下祕密的結了婚。

她因此就失了原有尊崇的地位，他也受了很多人的批評，他們不為親友所齒，不能再在故鄉立足，方到了這窮僻的荒區。他們自從到了這裏，住了些時，他便動身往麥德格錫爾 (Madagascar) 去，想從那裏買一個黑奴回來，好幫助他們作工，他在路中經過了許多的艱辛困苦，最

後又在麥德格錫爾染了不治的瘟疫，便死在那邊。因為那邊盛行瘟疫，一般智貴的歐洲人都不敢去，他所攜帶去的東西，也只好留給那裏的土人了。那時，納吐爾夫人已經有了身孕，但她身邊除了一個女黑奴以外，更沒有一個親人，她的丈夫已死，她完全失了憑藉。她原是出自名門的貴族女兒，這時不能在這窮荒的所在束手待斃，只好率領那個女奴親身去耕作，用苦力餬口了。她在這島上選了耕作的地方，她並不願和別人爭那些膏腴的田土，——因為這荒島在那時尚是人民所公有的——因為她要避開一般的人們，便搬到人所不要的地方去，那便是離開這小村不遠的一塊地方。她那時自然是十分的孤單，但叨天之福，她不久便得着一個親密的朋友，那是一切金錢和福樂所不能

換得的眞實朋友。當她走到那被選得的地方時，她就遇見了這個朋友，她的名字是馬格蕊（Margaret），原是不列顛（Britany）鄉間農家的女子，在那鄉村裏也能得着自然生活的享樂，但她後來因爲遇着她的戀人，在先也因嘗着戀愛的滋味而陶醉了，及至那人把她遺棄了以後，她已經從那人得着身孕，不可在本鄉存留，便避來這冷僻的荒島。她受了人的欺騙，已經失去最可寶貴的名譽，就不得不以這裏做她後半世的懺悔地了。她來這裏，使用錢買了一個黑奴，襄助她從事種植，以維持生活。當納夫人到這裏的時候，遇着她了，那時她已經懷中有了她的嬰兒。她們相見便相憐愛，互道出傷懷的身世，馬格蕊就要留納夫人共同住下，並且對納夫人說：『我想我自己因爲犯了罪，所

以得到這應有的報應，你真是不應該受這樣的刑罰！」納夫人聽了，不覺淒然，也不禁對馬氏說：「上帝還未離棄我，他仍舊是愛護着我，使我在患難之餘，九死一生之後，而得着你，你待遇我勝過我最親切的人，我真是刻骨的感激你！」

我是和馬格蕊認識的，我的家和她的住宅相距也不過一英里，我便是住在那樹林的後面。不過在我們這裏，決不像歐洲城市裏面人們的隣舍，他們是相離咫尺遠近，也會終不相識的哩！當我聽說納吐爾夫人搬來的時候，就很誠意的來探望她一次，那時我見她悲傷愁悶得極其淒楚，但她的態度——我憑良心說——她實是很可動人憐愛的一個高貴婦人。她有一種能力，足使看見她的人，能夠和她表深厚的同

情，便是她的容貌，也是十分的美麗而且端莊。當她將要分娩的時候，我又勸她們爲着自己的子孫的緣故，還是分居的好；既經得了她們的同意，就由我爲她們把原有的地方分開，使她們兩方都甚願意的領受，唉，我爲她們所分的地方，你現在尙可以從這兒分析出來，在那面高的地方，便是有那溪流所經過的土地，雖然是不大宜於種植，但那裏多有樹木，並且水勢也很好。在那地的下半邊，另外有一塊地方，雖然土地比較上稍微膏腴一些，但因爲地勢低窪，易受雨水的沖刷，被水浸入，遇天雨時，變成水潦，天晴了，那土地又變得很堅硬了。我把這兩塊地方畫分出來，上面的一半分給納吐爾夫人，下面的一半，就給了馬格蕊女士。她們對於我的這樣分配，都覺得很滿意，使

我更覺得高興起來。她們把土地分析以後，因為彼此需要互相扶助，就把住宅建造在一處。馬格蕊把她的住宅造在自己的地基上，納吐爾夫人也在和馬格蕊住宅毗連的自己地基上建造了住宅。她們兩家的屋宇銜接得十分相近，看去儼如一家似的。她們在建築新宅的時候，我也竭力的幫助她們，替她們伐木運石，並不覺得倦乏。不過，現在你所看見的這屋，已經是塌毀得不堪，門和窗也都沒有了，只餘下當年經營的餘蹟，使我這年老的人見了，撫今追昔，也不禁要發生無窮的悲感哩，

當她們把第一所住宅造成之後，剛要建造第二所房屋的時候，納吐爾夫人便產生了一個女兒，馬格蕊所生的卻是一個兒子，他的名字